

辛亥革命资料选编

第一卷 下册

刘洋 李学通 / 主编



《辛亥革命资料选编》

辛亥革命资料选编

第一卷

刘 萍 李学通 / 主编

反清革命 (下册)

李学通 孙彩霞 / 编



国家出版基金项目
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



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
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(CHINA)

目 录

· 上 册 ·

中国同盟会文献	南京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供稿 / 1
中国革命	
..... [日] 内田良平 著 丁贤俊 译 赵息黄 校 / 10	
梁启超致犬养毅手札	陈占标 整理 / 21
光复会之发源	陶成章 / 23
金鼎致梁鼎芬书	/ 28
章太炎先生答问	张 庸 / 34
《民报》二十四号停止情形报告	中国革命党 / 42
1906 年萍浏醴起义的几件史料	黄一良 辑 / 47
风雨楼痛语	秋宗章 撰 / 60
吴芝瑛夫妇致徐自华的十二封信	周永珍 整理 / 78
记徐寄尘女士	秋宗章 / 93
秋瑾成仁经过	王璧华 / 102
共进会的源起及其若干制度	邓文翬 / 104
共进会宣言书	张静庐 整理 / 122
镇南关起义回忆	梁烈亚 / 127

锡良镇压河口起义来往电文选	金 宇 整理 / 142
一九一〇年广东新军革命纪实	莫昌藩 钟德貽 罗宗堂 / 178
广州起义报告书	黄 兴 / 186
黄花岗起义	/ 191
辛亥革命先著记(之一)	杨玉如 / 247
鄂州血史(之一)	蔡寄鸥 / 283
中国国民总会材料选辑	沈云荪 辑 / 349
海沅剩沈(选录)	苏 鹏 / 364
杭州求是书院《罪辩文》案始末记略	钱均夫 / 393

· 下 册 ·

辛亥革命四川回忆录	杨兆蓉 / 397
四川保路运动传单	杨天石 整理 / 426
天津国民捐和同盟会活动的回忆	刘清扬 / 442
铁血会资料选编	王道瑞 整理 / 448
辛亥革命时期的铁血会	丁开嶂 / 458
罪 案(节录)	景梅九 / 468
辛亥革命文献四种	陆大声 整理 / 545
云南陆军讲武堂的概况(节录)	素 庵 适 生 / 563
云南警告	云南留越学生 / 568
辛亥革命时期的广西	耿 毅 述 / 580
贵州辛亥革命史略(节录)	胡 刚 吴雪俦 / 601
石叻牌词叙录	谭人凤 / 647
胡汉民自传(节录)	/ 683

五十年经历（节录）	柏文蔚 / 749
周震鳞自序（节录）	周用宜 供稿 / 775
邹永成回忆录（一）	邹永成 口述 杨思义 笔记 / 784

辛亥革命四川回忆录

杨兆蓉

编者按：杨兆蓉先生自 1905 年同盟会在日本成立到 1911 年泸州起义，曾参加了种种革命活动。这篇回忆录对研究四川辛亥革命提供了一些资料，如述同盟会与会党的关系；以余竟成为首的会党如何响应革命，在永宁、泸州、江安、叙府等地屡次起义；此外谈到滇川军的冲突，及同盟会在南洋与立宪派的斗争等情况，均属亲见亲闻，可供参考。

同盟会与孙中山先生之关系

1905 年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，革命办法确定，中山先生住东京领导进行，为避清使馆侦查，住地屡迁，或旅馆、或廖仲恺寓所、或宫崎寅藏家，无一定地点。日常往商要件者，除《民报》及各支部负责人外，其他来客亦多，久住人家彼此均感不便。黄复生告我：《民报》同志赞成租屋独居，惟日本警察条例，居民应将家长姓名写在门口悬挂之木制门牌上，若仍用旅馆号牌上高野之名，知者颇多，耳目难避。于是改用中山平八郎，旋又改名中山樵。党人回国活动，即以中山之名作秘密暗号，无论何时何地，遇着疑是同党而不相识者，即以中山暗号问之。首

问到过日本没有？问时左手举起大指拇，右手擦右眉毛。彼答话时，如举起右手大指拇，以左手擦左眉毛，则眉指的暗号已响应而合。如云到过日本，则以“中山”二字之日本话问之，知道中山先生否？如答未到过日本，则以中国话问之。一一相合，无疑的真为同党，可与之商量彼此活动情况。

四川革命党人的活动

黄复生系川南师范学生，同学屏山邓絮（字亚珍，十九岁中清末后一科举人，留学日京，参加同盟会，与富顺雷铁崖办《鹃声报》鼓吹革命）、隆昌陈道循（字伯珩）、黄光士（字容九），与复生、富顺曹笃（字叔实）、荣昌胡易（字玉鸣）、永宁黄方（字鹿生）、泸州陈宝镛（字漱云）、李鸿彦（字琴鹤）、梅箴（字秉钧）及余等廿余人，因看书报，如湖南陈天华之《警世钟》、巴县邹容之《革命军》与《浙江潮》、《新广东》，始萌革命思想，组织“输新学社”为基础，得经学教习罗顺蕃（字次瀛，泸州人，副贡举人）赞助，为撰输新社发起序文，其革命意义，略流露于文中。不能全记，尚忆其数句云：“在昔新亭聚泣，泪洒河山；长沙上书，忧深薪火。人杀尔父，吴夫差未敢遽忘，此非恶声，刘越石因而起舞。鸟兽是蛮夷之性，难养其心；铜驼在荆棘之中，会当见汝。大江东下，铁板铜琶；肠断心酸，一声何满。”

社议创办铅字印刷局，翻印书报作宣传品，派社友赴日本学习印刷，黄复生愿往。当时陈宝镛、陈道循为学社正副社长，与复生皆第一期学生。毕业后二陈即赴日留学。时社中经费尚未集合，派人学习印刷之议，未果行。黄光士与余继任社长，始实行原议。甲辰秋资送复生往日，嗣知印刷部有石印、铜版、照像版等类，不只铅印一门，非一人之力可以兼学，续资派社友宜宾刘

永言、富顺范秋岚（后在川边活动，为赵尔丰所杀）于乙巳年（1905）与余自费同赴日本，均即时参加同盟会。复生负《民报》印刷责任，以数千留学生，只他一人学印刷之故。

泸州会党首领余竟成，为武秀才，有革命性，常携《警世钟》、《革命军》二书，讲演于茶酒肆。清吏派差役禁止，差役皆彼兄弟，密请大哥让步，遂轮赶乡场讲演，差役知而不问。复生与余等在川师读书时，即知其事。余同复生、永言、秋岚、宝镛联名写信，劝其东游。彼毅然到日，加入同盟会，引见中山先生。见其魁梧奇伟，言论风生，大为器重，付以打通川、滇、黔会党之责，状委为西南大都督；派同井研熊克武、自贡谢奉琦回川，共策进行。竟成名俊英，参加同盟会时，以俊英系考得武秀才之名，乃去俊字名英，表示与清廷断绝关系。在日本动身时，章太炎、宫崎寅藏与之同照一影，以留纪念，而资鼓励。宫崎并赠倭刀一柄，以作护身之用。与熊、谢回川，设秘密机关于泸州小市綾子街邓西林宅。邓名邦植，系文秀才，亡父润章为举人，山西知县，借其门第掩人耳目。竟成与熊、谢分赴川东南各州县活动，以泸州为策源地。熊、谢往来于泸，皆宿邓宅，于是革命进行，大为活动。巴县杨庶堪（沧伯）、朱之洪（叔痴），富顺谢持（慧生）、曹叔实、易倩予，荣昌张培爵（列五），江津卞剑夫父子及川东南人士，先后加入同盟会者，数以百计，会党中人尤多。四川之革命，从此发轫也。

四川党人在西安活动之点滴

1907年余竟成、熊克武、谢奉琦回川后，余同永宁杨维（莘友）冬初回上海，驻湖南招待所，系湖南同志刘道一之弟刘某所办，借以联络各省党人者。未几，道一在湖南被逮系狱，刘某为租界中国侦探捕去，寄禁巡捕房，要求会审公堂引渡，并封

禁招待所。余与杨维商请中国公学财务干事，江津同志孙镜清出资聘英国律师，于会审时出庭辩护，结果外国法官拒绝中国法官之请求，得不引渡，招待所如故。

旋黄复生同内江李异文由日返上海，同住招待所，与余和杨维，本计划中分批回川活动者。余因陕西蒲城同志井勿幕回陕活动，以陕西同志无多，彼一人之力有限，挽荣县范夔（渭渔）与余同往协助。范为成都武备学生，毕业后，全体派赴日本考查陆军，加入同盟会者三十余人。范已授陆军协军校之职，组织新军时，可望任营团长。余既有陕西之行，复生、异文、杨维先行回川。

余与范允井之约，井即先归。余偕范于是年除夕日到西安，住井之商号。井为蒲城财东，山陕称富室为财东，故井之先辈，在省设有商号。四川川东道张铎曾借井父之资捐官，井到张衙门收债，遂由重庆赴日留学。时陕西留学生甚少，加盟者无多。

是时清廷在西安办有陆军小学一所，并成立新军一标，成都满洲驻防雅云舫，系武备速成班毕业生，任陆小监督兼新军标统。雅因捐内阁中书，赴京引见，羁延未回。井欲乘此机会，以范继雅职，掌握陕省兵权。余以为应先接洽四川同乡官，以壮声色，因省中要津，首府、首县、警察局及高等学堂、师范学堂、法政学堂、警察学堂各监督，如杨瀛海、徐子休、傅彤澄、刘某等及长安县高小校长，皆四川人，声势烜赫，极一时之盛。尤以新设之洋务局，为当时新政之外交机关，总办为华阳进士文龙，系候补道，乃同乡官之最高者。由高等学堂日文翻译永宁同志陈绍封（改名公恂，输新社社友）托洋务局英文翻译兼高等学堂英文教习、候补知县、万县王宣笏介绍余与范往晤文道。文为人谦和，曾来寓所答拜，因此哄动一般耳目。井得以运动蒲城名孝廉张拜云，参加同盟会。张为范继雅职甚努力，盖张有一门生周某在北京，以进士而任监察御史，最近奏参陕西布政使樊增祥，

上谕离职留省，听候川督锡良查办，官场皆认为张之指使，对张异常重视。陕甘总督升允，赴任过陕，以三千金聘张入幕。为新设提学使某，以楚才晋用为可惜，留办劝学公所，挂牌饬潼州府筹款三千，送还升允总督。后张又兼西潼铁路总办，原总办为徐子休。此路系樊增祥任内倡办，当时徐以西安府尹昌龄之力得任师范学堂监督，说樊派遣留日学生三十名，由徐送日本。徐回省又说樊办西潼铁路，樊以徐兼总办。樊离职后，官场以川人之盛，皆樊一手造成，排川之风，于是乎起，尤以徐为目标。徐因而辞职回川，张得兼徐之两职。

陕西巡抚曹鸿勋，系山东状元，初信任樊增祥，一切措施皆樊之计划。樊去职后，信任盐道张某，湖南人。张道以拜云为同宗，往还甚密。拜云说张道推荐范继雅职，曹抚允诺。文稿业已判行，陆军小学提调杜俊明闻知，面禀曹抚，以长江捕拿革命党为词，请加考虑，因而中止。

杜为绵竹人，候补知府，时以陆小提调代行监督职权。其侄杜周，以候补佐杂派赴日本考查政治，归而得差。俊明初遣其来寓所，转达彼意，拟代聘范任陆小体操教习。范以正谋继雅之职，不能小就而妨其大者，未允。二月初二，四川会馆同乡官团拜、演戏宴会，欢迎余与范参加。同乡会总裁为樊增祥，以彼随父宦，住川多年，认四川为同乡，陕省新政皆彼主张，传说有复职之望，面告余与范，可在此多盘桓些时日。席上文道与杜作陪，杜旧事重提，范答以体操乃下士卒之事，陆军所重者为军事学，回问学堂军事学分科情形，杜不能答。当文道宪台在座，杜面赤难过，因此不满，后来破坏已成之事，非无故也。

谋夺陕西兵权之事不成，并商办端本学校，作秘密机关，留范任体操，以待时机，余决意回川。（辛亥革命，民国告成，并为陕南道尹，胞兄崧生，系国术专家，任师长兼陕北镇守使。南京政府成立，中山先生任大总统，委熊克武为蜀军总司令，回川

时，调范为蜀军第一团团长。）一日余同范赴文道公馆辞行，文云：“近来南京捕禁候补道孙毓筠，系寿州相国孙家鼐之侄；汉口又捕禁胡瑛，传说都是革命党。闻四川党人有不便由长江回川，绕道陕境者。”文以真诚待人，暗中示意，殊为可感。

永宁首义之失败

余留陕数月，一事无成，三月下旬由西安首途，从大北路回川。四月到成都，时黄复生受聘府中学日文翻译；李异文受聘铁道学堂算学教习；其他外县同志在省任教或机关职务者亦多。复生告余，数月以来收的学生（暗号入党为收学生）三百多人，星期日来校写愿书、盟书者甚多，颇有风声，嘱余暂代主盟人，避免一时。余住客店，于是来店入党学生周流不绝，铁道、师范、法政各校与陆军小学都有，尤以中学为多。住省月余，计在百人以上，如后来省议会之副议长郭云楼，其著名者。复生又云：陆军弁目队招考，当局以川东南多革命党，大量收取川北人，川西人次之。凡投考的党人，嘱其填川北或川西籍，由我通知武备同志任教官者，验看时暗中为力。已考上一百多人，冒川西北籍的颇多，据此可见当时趋向革命之一般。

未几，熊克武与泸州武备生休学的黄子休到省，谓余竟成准备端午日起义；因泸州旧俗，官民俱出城看龙舟竞渡，只空城一座，垂手可得，嘱省中同志预备响应，并向复生要炸弹。复生约集省中同志，星期日在草堂祠开秘密会议，到会有张培爵、陈伯珩、黄金鳌、林冰谷、李异文、余培初与武备代表龙灼三、黄冰如和余等共二十余人。金以时间太迫，省中毫无准备。武备代表云：新军须待弁目队毕业，有了下级干部方能成立，购回外国械弹，存在库中，纵能夺取，无兵仍是无益。复生云：“带回制造炸弹药品，存在内江李异文家，往取须时，制造亦来不及。”决

议请熊、黄回泸转达竟成改期，予以从容预备时间。

克武、子休回泸。泸州同志知余到省，一再函促速归，商议今后进行。富顺袁阜倩同志，前送该县入党愿书、盟书来省，约同五月赴石桥，雇舟而下，至富顺上岸，晤谢慧生于县高小。渠为校长，谈近状一日，嘱其派代表来泸会议，原舟返泸。时杨维、张治祥及嘉定罗杏书先后回川，同至江津会党首领刘天成家吃喜酒，因刘捐一武职，在家宴客。克武、子休亦到，会党中人来者尤多。杏书为各同志撰送一贺联云：“博得一官，转瞬有天空世界；归来万里，息肩看草泽英雄。”宴罢，治祥、杏书赴成都，杨维同克武、子休来泸。未几，富顺代表邹峰三、袁阜倩，隆昌代表薛瀛海（民国三年，袁世凯捕杀党人，为周骏师长兼镇守使杀于重庆）到泸。叙属代表同谢奉琦亦至，指定金台店为招待所，与泸州同志等十数人，在该店开秘密会议。竟成与邓西林提议，永宁黄方（鹿生），有小孟尝之称，彼之力量，可以集合叙永一带会党。两次派人请其出助，彼虽赞同，以将有广西之行为辞。杨维以鹿生虽是连襟之戚，尚未会面，到会者多知鹿生与余为川师旧同学，又是输新社社友，推与杨维、熊克武同往劝驾。

余恐鹿生急于广西之行，先发一信，请其稍待，有输新社要件面商，然后起程，至江门。杨维往省其舅父，因数年未见，暂留。余同克武先行，到兴隆场，鹿生欢迎住其家。见彼整理行装甚忙，因彼胞兄仲宣与广西巡抚张鸣岐系旧交，以举人委署凌云县知县，函嘱其送眷属到任所，准备日内动身。彼云如不得余信，业已起行。又见其门前贴有新捐州判红报，睹此情形，余与之密谈两日。彼慨然曰：“前日余竟成、邓西林，两次派人来邀，以兹事体大，非其人不克负荷。今而知中山先生真先觉者，正与输新社宗旨相合，从前苦无人领导，今得人矣。”毅然加盟，广西之行作罢，当托其堂兄寿宣（护国之役死难川西）退雇赴桂

轿夫。第三日，杨维来同进永宁城，晤劝学所视学马九成（名图），在日本加盟者，说明往金鹅池活动计划，托其随时报告城中消息。

初永宁会党分两大派：曰成会，曰义会。两派水火不容，常纠合数百人至千人械斗，俗呼斗龙，各奉天主、福音两教作护身符。清吏以双方皆是教民，无可如何，泸卫、大坝、长官司、九司城、葛家坟、苗沟一带为最甚，各持械赶场，逢着便打。赵尔丰署永宁道，稟准剿办，先从苗沟下手，杀二三百人，此风稍减。决定利用此机，集合会党起义。用万国青年会名义与两派调和，并晓以汉流大意，暂拟简章十数条，推熊克武骑鹿生之马，一日赶到泸州，在开智书局铅印数百本，以三日为期赶回。因此党人中传说熊克武脚大善走，一日能行二三百里，即指此事。

计划确定，同往金鹅池杨维旧宅，照议进行。鹿生、杨维之妻弟赵铁桥，系金鹅池人，由自流井树人学堂暑假归，亦自愿加盟。先由鹿生召集会党首领数人，详解汉流之发源和大义，乃大觉悟。由他们推出代表四人，持青年会简章，各给路费银二大锭，分四路出发，每路要会员一千人，预定八月十五中秋节到城，开成立大会，即占据县城起义。

分派出发后，即用密语电知黄复生，速来鹿生家制造炸弹。时当暑假，复生即辞成都府中学聘，携炸弹药品及应用胆瓶、漏斗等器，并约嘉定税昔畴同到鹿生家，开始制造。需用之酒精，由马九成向叙永府中学借蒸馏机自造，因杨沧伯任府中监督，朱叔痴任监学故也。

制造弹壳，盖与盒须用螺旋相会，一般铁匠不能制螺旋，复生故约昔畴同来。昔畴为国术专家，又精铁工，过泸购有钢条，作造螺旋钢镢之用。鹿生在青山岩有土佃一家，系铁匠，昔畴往住其家，专负制造弹壳之责。

一夜，复生因收炸药入瓶，药末凝于铁签，将签在瓶口一

抹，轰然一声，炸药爆发，房屋震动。复生受重伤倒地，满面皆血。鹿生坐案侧床边看收药，倒于床上，伤较轻。克武正捧面盆清水置屋隅，同余漂洗瓶内炸药，距案较远，伤甚微。杨维因事入城幸免。案上硫硝酸瓶、胆瓶、漏斗尽炸成细砂，灯烛尽灭。鹿生五兄闻声，持灯入室，见此情形大骇。克武同余嘱其急遣雇工赴青山岩，速昔畴归。彼精国术，善中医外科。昔畴日夕调护，复生得不死，鹿生亦无虞。数日杨维来，谓城中传说兴隆场夜间发大声甚怪，街谈巷议，不知何事。半月后，城内马九成、杨沧伯、朱叔痴专人送信云：清吏因街巷传播兴隆场夜发大声事，派差侦查。嗣在乡场捕得持青年会章程运动会党二人，疑是革命党所为，与兴隆场有关，未得口供即时杀害，并出示禁止集会结社，促我等速走，迟恐祸及也。

于是复生、鹿生、克武、杨维、昔畴与余六人，一同离鹿生家，先到泸州商议今后办法。此次首义中途失败，虽然牺牲两个忘却姓名之英雄，但创造了四川革命史第一页。

泸州江安起义之失败

黄复生、黄鹿生、熊克武、杨维、税昔畴同余六人，到泸州前，适余竟成发生事变，因此不能在泸久住。复生因炸伤眼目颇重，赴渝就医，伤愈始改今名，取死而复生之意。熊、黄、杨、税四人，尽得制造炸药诸法，携药品往嘉定昔畴之叔尊三炭厂制造，沿途贴“收买雄黄，杨寓在嘉定税卡隔壁”暗号纸条，便于同党来访。余留泸为竟成计划善后。

先是余竟成自日本归，活动区域甚宽，风声甚大。会党以为革命是想做皇帝，有称他为余大王者，尤以广船桡夫，传播更远。盖川河大船，到宜昌的呼为广船，上自叙府，下至宜昌，桡夫以千数计，都说：“余大哥的星宿现了，不久做了皇帝，我们

就好了。”时泸州知州杨兆龙，设计欲诱而捕之。因他过去曾为州衙堂勇管带，片请其到衙商议公事。竟成至衙门，见警卫森严，大堂和侧门及客厅均有持枪堂勇，双位站岗。堂勇皆竟成旧部，见竟成来暗递脸色。兆龙出见，神色仓皇，坐谈几句话，即告便入内。后知疑竟成敢来，必有准备，若即时下手，激动事变，安危难卜，乃入商刑幕。兆龙入内，堂勇强步与竟成耳语：“大哥还不走。”竟成即快步出大堂，差役头目迎来密语：“大哥水涨了，快点走避。”时近黄昏，竟成即脱下长衫，以青绸腰带裹于头上，化装走避文庙戚家何姓院内。兆龙再入客厅，见竟成已去，立即发令追捕，然已无济也。

竟成当事变前，其母卧病在床，及闻清吏捕拿其子消息，大受惊恐，不久即死。余母死后，竟成国仇家恨齐集胸中，急欲起义，告余曰：“前之未积极起义者，徒以有老母在耳。今已死，我无顾虑也。”余密告此情于成都，得复书，订十月初九西太后生日，请文武官员，皆于前夜齐集会府朝贺，各府州县皆然，只须几个炸弹，可以一网打尽。预定成都、泸州、叙府同时起义，嘱先为准备，叙府方面，由谢奉琦负责筹备一切。于是余与竟成着手准备，由竟成派人分往各处约集会党，先期到泸，听候分配。各地会党得信异常欢跃，九月二十后，先后到泸者已三千多人，皆装扮行商小贩，或卖草鞋洋火；或卖钢针麻线；或为购买物品行商。城内外及小市旅店，为之住满，并有寄住大小两江对岸附近农家者。尤以两江大小木船桡夫，磨拳擦掌，听候大哥吩咐。人数虽多，品类复杂，常有出入茶馆酒店，因细故与人口角滋闹者。距预定起义日期尚有旬日，难保无泄漏情事。余商竟成约各路头目密议，设法约束。众皆一口同声，约束甚难，只有改期，提前发难之一法，不然恐不能保其中途生变也。情形若此，遂改期十月初一，用密语电知成都、叙府，说明情况，望其提前响应。

余与竟成协商起义办法，以泸州为大本营，江安为外援，计划如下：

一、泸州城内，道台、知州、都司三个衙门和盐局，由附近旅店所住会党择其一处，先用石油浸湿被盖，于九月三十夜三更起火。城中会党见火起，各于所住旅店向较近之衙门进攻，道衙亲兵、州衙堂勇和差役、都司衙治兵、盐局安定中军，事前同情之同志出而内应，并分派开城及破毁监卡，放出犯罪被禁之人。

二、住城外之会党，船上之桡夫，分一部在忠山三官祠一带，燃烧柴草以壮声威；一部入城会攻各处衙门。

三、住小市和南岸之会党，预备牵藤，见城内火起，分一部燃藤，巡回呐喊，遥作声援。其余渡河进城，协助进攻。

四、各路会党，由各首领编队自带，统归竟成督率，夺取各官署。

五、江安城外，为南路巡防军统领驻扎营地，内有哨官刘安邦（江安事败，变姓名充赵尔丰“戈什哈”，即满洲语如陆军之弁兵头目，随同入藏，冀有所图，为人揭破死难）、豹九成二人，先在泸加入同盟会，常来泸问革命进行情况，甚为热心。江安起义，以刘、豹为骨干，程德藩同志助之。城内火起，刘、豹即率队入城救火，占据县城，次晨率队乘舟，顺流来泸，作为外援，并扩编部队，进攻邻县。

六、江安城内一切准备，以县衙刑房典吏戴皮为主，与李姓同志及其他党人，共同办理，和刘、豹二哨官同负起义责任。

七、函知隆昌黄金鳌、黄容九、薛瀛海，富顺曹叔实，会同筠连曾省斋，集合同志和会党在富、隆、泸之间预谋响应，扩大革命战线。

计划决定，一面派人通知江安，照计划预备；一面通知嘉定按期分送炸弹，以备必要时之用。并与竟成商定，临时邓西林、姚星莹、黄子休、张子牧、李子钧等，侦查接应于小市。余与席

乾生往石碛，策应江安、泸州两地。

九月三十晨，余偕乾生赴石碛，在三岩脑渡河时，值江安刘安邦差兵送信来，谓准备完毕，到时即动。余告以策应地点，有信送此。乾生系泸州富室，此次起义用费，皆彼负担。

当夜，江安事先败露，因戴皮有一野妻，另住一室，野妻又私通有人，其人欲谋独占，苦于力不敌戴。当戴购买柴草石油，作起火之用时，其女同情革命，来室堆积空屋中。是日戴嘱野妻，携贵重衣物寄宿戚家。野妻再三问故，戴以实告。野妻又转告私通之人，其人以机会难得，嘱使其密告县衙，戴必法办。县令初闻密告，疑信兼半，尚未查究，及见火起，认为果然，乃闭城门拒绝防军入城救火，一面派人分头灭火，一面亲率差队严查客店，当获行踪可疑数人，并得安民布告，墨迹未干。又闻初更前防军有人遍问各客店，有无泸州来的杨、黄二人，遂即时刑讯所捕诸人，供出余与黄金鳌二名及本地有关人士。除将本地人按名拘捕外，因江安是泸州辖县，案情重大，立即电禀泸州知州。是夜所捕十数人，一齐杀害，连同戴皮及其女公子以高笼吊死，共计十五人。

泸州知州杨兆龙，以余竟成前日漏网，常有戒心，得江安急电，立刻关城门，同道台、都司各派大队，荷枪持刀，彻夜巡查街道；并鸣锣传谕各客站，一律闭门禁止客人外出，违即捕究。因此城内外情形不通，官府又有防备，竟成不敢动。

是夜赵铁桥由嘉定雇小舟赶送炸弹至江安，傍晚到河边，只身先入城访问，在客店代写安民布告。迄火起城闭与程德藩跳城，出乘原舟，当夜到泸。见城门紧闭知道事泄，在小市邓西林家宿数夜，得其失败情形，将炸弹交西林而去。

余同乾生当夜见火光冲天，往河边察看，知为江安方面，而泸州方面毫无火光。次日石碛场期，赶场人传说：“昨晚江安大火，闻拿着革命党多人，有人说都杀了。泸州城内，一夜都有兵